

本刊
每週
出版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行者 枕戈旬刊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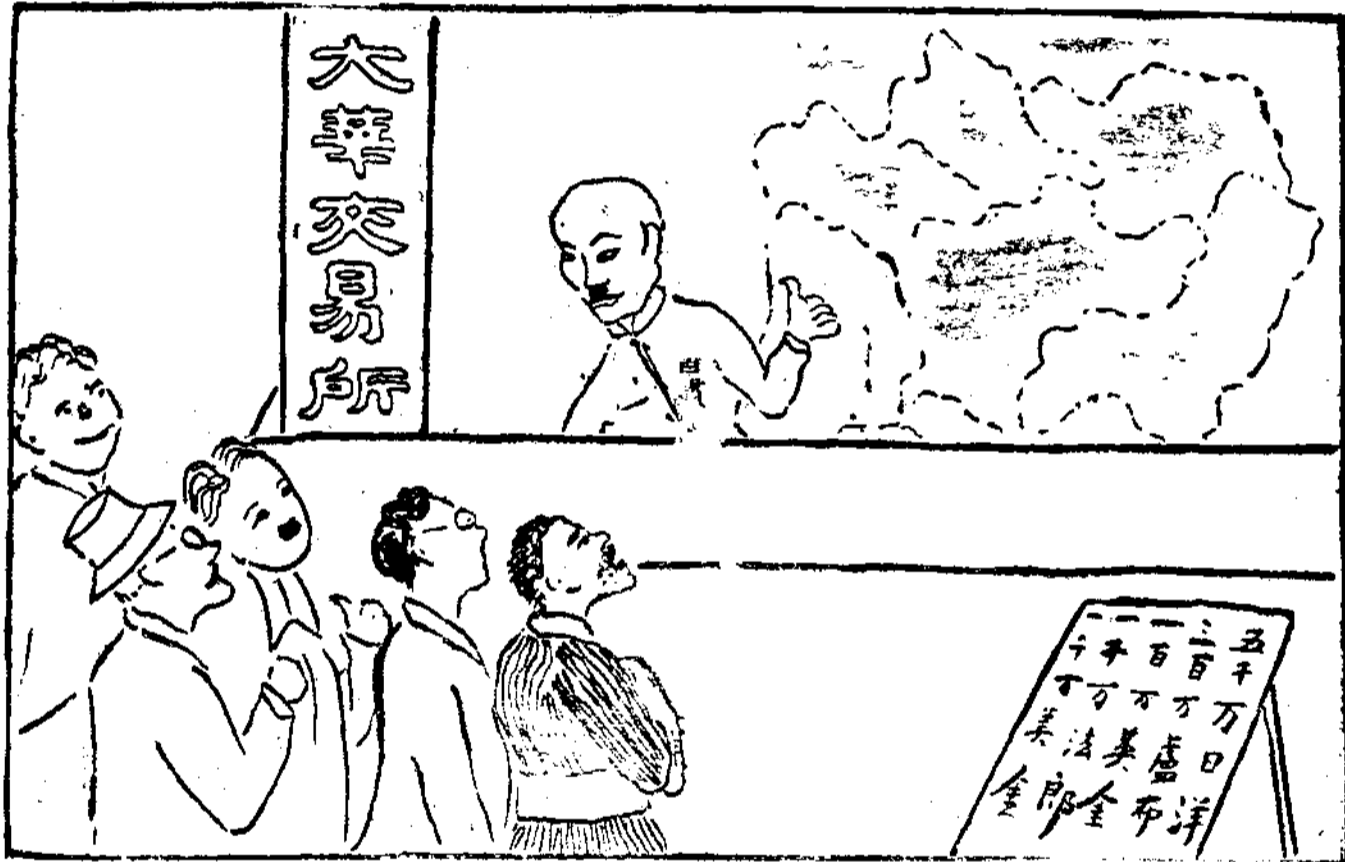
編輯者 劉豁然

枕戈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一日

出版日期一、十一、廿一
本刊每期售洋二分全年
本埠五角外埠七角二分



本期目錄

▲小言論	編者
▲外交自決	特約記者
▲黑龍江畔之風雲	編者
▲筆記	編者
▲異辭錄(續)	天潭
▲小說	天潭
▲長安新夢記(續)	天潭
▲雪夜人影(續)	谷月白
▲藝林	谷月白
▲贈維亭同年	拔可
▲開朱彊邨生渴葬霞必關路	拔可
▲公幕欲往醉之以阻兵未果	子言
▲雪後盧天白招飲	子言
▲滬居	石九
▲月夜過什利海開蛙	石九
▲壽劭直六十	石九
▲雜感	寄塵
▲浣溪沙	寄塵
▲探春慢	宣開
▲卜算子	春痕
▲輓合肥三河潘貞女七絕三首	春痕
▲法苑珍聞	春痕
▲秦利訪經記	觀心
▲中小學生刊物欄	觀心
▲伊和仲	盧成春
▲脫險記(未完)	盧成春
▲學園	盧成春
▲習靜軒筆記(摘錄)	天潭
▲金石與政治之關係(續)	默廠
▲釋王	默廠
▲商周文字互異之商榷	燕詒
▲譯叢	燕詒
▲戰之場	天潭
▲新西譜	天潭
▲讀者信箱	汪迪民
▲節育問題(未完)	汪迪民
▲寫給一個從前的戀人(未完)	汪迪民

中和印刷有限公司

精印中西書籍報章仿單銀行帳

據專售教育用品卡片圖章碑帖

畫冊定價克己交貨迅速如蒙

賜顧竭誠

歡迎各界光臨

上海愛文義路一六九號

電話 九一九六六號

小言論

外交自決

編者

一個人在世界上。要想站得住。行得開。固然是要博得社會的同情。但是萬萬不可受環境的籠罩。何況一個國家呢。強大的國家。翹然自異於世界之上。當然不受別人的籠絡。一到了衰弱的時候。再碰着危急當兒。束手待援。便不知不覺鑽進了他人的圈套。這所謂他人。並不是對方的仇敵。就是那有時仗義執言替你的做將伯做魯連的第三者。你對於他們須要格外的注意。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擯絕外援自甘孤立。是要在那危急存亡憤怒憂懼的時候。格外的放出眼光。立定主見。要認明那班來慰藉你援助你的。是否出于純粹的友誼。還有無其他乘機漁利的野心。表面上當然一律是歡迎。自家心裏可是要分析得清。把握得定。看透全盤的利害。算到來日的安危。對於目前的交涉。自家決斷。下了。一個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方可不吃仇敵的明虧。也不上投機的暗當。倘若一個不小心。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前門拒狼。後門進虎。結果是已吃甲的虧。還要上乙的當。我說這番話。並非是神經過敏。無病而呻。我國歷史上最令人憤懣的。北宋約金伐遼。南宋約元滅金。結果是靖康蒙塵。厓山絕祀。可歎不可歎。可怕不可怕呢。何況三十幾年前。中日戰爭。那時也有堂堂正正攘臂出來。做我們將伯的。魯連的。做好做歹。到底斷送了許多土地利權給那仇人不算外。還要另外拿出些重謝謝那一班說公道話的強有力的中間人。回首前塵。怎令人不驚心來軫呢。

黑龍江畔之風雲

特約記者

東三省久爲日俄爭鬪之目的物。夫人而知之。蘇俄之所以容忍至今。蓋其元氣未充。根本未固。不敢輕舉以自覆耳。今奉天吉林已墮入日人之手。駭駭且越中東路而北。俄若不奮起力爭。則其侵略遠東計劃。將永無實現之可能。日人既佔東三省。一俟世界輿論稍息。必將出全力以圖熱蒙。甚或因利乘便爲西比利亞第二次之出兵。俄不特無進取之望。且有日削之虞。此俄之所深懼而必不甘心者。日來黑龍江畔。情勢緊張。馬占山新脫日囚。又往俄境。兩國政府雖各弄其盤馬彎弓之技。然雙方猜逼日深。準備日急。戰事爆烈之期。殆將不遠矣。

或謂俄方有事于西。何暇顧及於東。若波日皆與之戰。腹背受敵。俄將奈何。噫此真迂疏之論也。俄自實行五年計劃以來。兵備日充。四民日富。量其兵力。未嘗不可以敵日。至波蘭目前之狀況。本不足以抗俄。其反俄之份子。亦不過全國中之一部。即一旦奮然而起。其於俄亦不過疥癬之疾耳。俄即不能兼顧。亦必舍波而攻日。蓋俄自侵土失敗。傳統政策。發展側重於東方。俄今日即能破波而再主其地。亦不足以謀大發展。且適足引歐陸羣雄之猜嫌。蓋歐洲大陸之霸權。爭之者衆。彈丸一洲。強國多在焉。俄雖欲爭之。亦不可得。不如東三省之富實而易乘也。爲敵者又僅一日本。吾由是知其必戰。

嗚呼。我國主權喪失久矣。強鄰虎視眈眈。皆欲得我而甘心。所賴以不亡者。非兵力之強也。非民氣之堅也。欲得者衆。舉不可以獨有而適以召戰爭之禍。故相視而莫敢先發。今不幸而暴日已悍然爲戎首矣。日之犯我。固我受其禍。俄之攻日。我亦安可以爲福。况乎兩雄血戰之場。固猶在我國領土之上耶。

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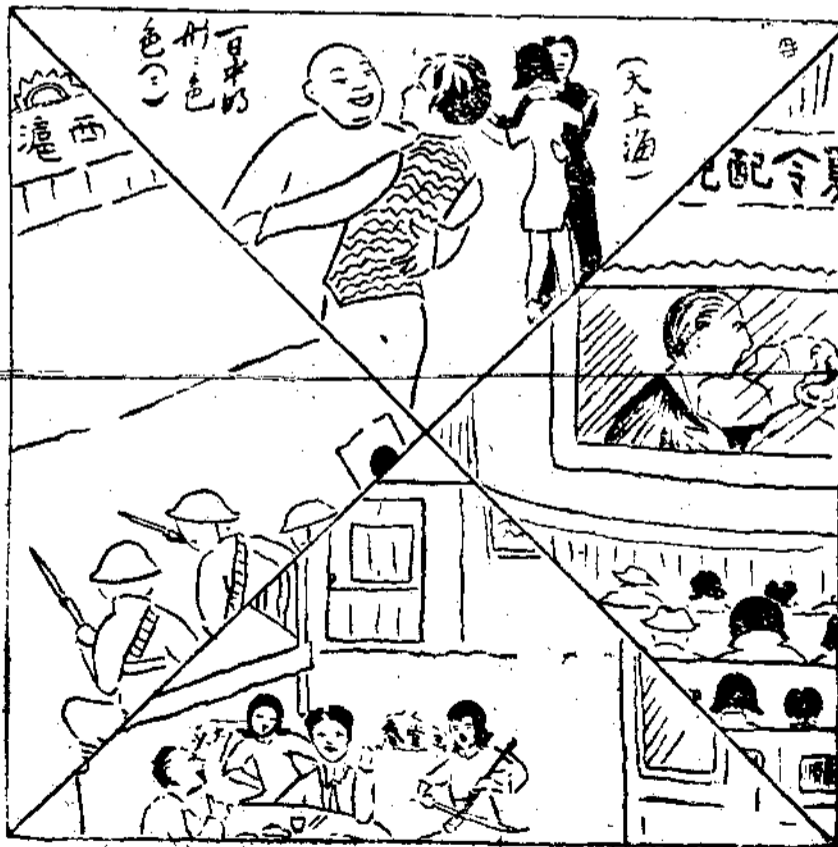
異辭錄

天渾

葉曙卿軍門逮入都。張樵野侍郎出戍。皆房縣知縣曹景卿任解役。獄中住屋爲鄰。飲食起居均甚安適。惟需費甚巨。侍郎廣籍且沾洋氣。吏望尤奢。一日之中索至一萬以外。侍郎無已。求數於軍門。軍門曰。余入獄日實用六千四百金。吏曰。君數本八千。以二八折扣減至此耳。獄吏尊嚴。二人皆嗟歎已。

常熟相國與南海張侍郎生連帶關係自康案始。乙未會試。常熟披卷卷得有爲而中式。有爲有知已感。欲上書自見。以南海侍郎爲其鄉人。較爲親近。乞爲書先容。常熟允之。及往。仍拒弗納。侍郎問之。曰。此天下才也。吾無以處之。及丁酉歲。有爲再入京。常熟知上意求新。遂薦諸朝。恭邸曰。額外主事保舉召見。非例也。不可無以先之。乃命於總署見。會年節伊邇。無暇及此。戊戌春正月三日。慶邸合肥常熟南海見有爲於總署。未幾有爲上書言事。上交總署議奏。章京持以請命於常熟曰。准乎。曰。不可。曰。駁乎。曰。不可。曰。然則奈何。曰。擇其可者而許之。於是議准二事。曰商務。曰礦務。總署諸公以洋洋數千萬。條陳十數事。僅允其二。懼失上意。不得已奏請軍機會議。樞府諸公惟恐獲咎。擬旨會同王大臣議。迨奏上。准者過半。有爲自此獲上。及有爲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虛黨。實非二公本懷。日本二次借款。屆期常熟爲大司農。仰屋無策。求計於恭邸及合肥相國。合肥與俄使議密約。借羅布一萬萬。南海曰。一萬

萬何濟。若得二萬萬將三次兵費一次償之。既省借息。且免日軍駐費。合肥以爲難。既而謀之英使。欲影射俄事以動英。而俄約漸洩。英使悉中俄交密。昌言曰。中國借款。列強利益均霑。何獨偏於俄。此約果行。中國鐵路應借英款。且另闢通商口岸以爲報。俄使又以洩漏密約相詰。總署甚窘。南海居間調停兩國分借。迄無成議。時中國通商銀行方創始。總辦盛宣懷與海關歐人某訂草約。借五千萬兩。通商銀行作保。電告總署。合肥常熟皆喜。南海曰。此必無之事也。通商銀行資本號稱百萬。尙不敷借款一年之息。何能擔此重任。已而果然。其他各國商人紛紛奔走合肥之門。百計承攬。一經查核。轉瞬皆虛。南海謂常熟曰。公毋與合肥謀矣。吾師外交如甯武子。愚不可及。常熟



常熱曰。公毋與合肥謀矣。吾師外交如甯武子。愚不可及。常熟

曰。如之何而可。南海曰欲借英款。莫如用赫德。赫德我僱用人也。乃以鹽稅釐金作抵。籌借商款。將戶部暨總署全案查交赫德。議乃定。從來洋債有回扣。二公秘密不可知。然煤孽者藉此爲詞。而禍自此伏矣。

初次償日本款。在日兵臨境之時。太后以部款不足待。出內帑二百萬兩。南海時在戶部。召見時。言於上曰。臣任戶部。奉職無狀。致動內帑。俟庫款稍裕。當先籌還。上變色曰。斯何時也。何須預籌及此。南海窺伺上意。不滿於太后。因受帶眷。不免過獻殷勤。故及於禍。

南海患楚奢之喪。出使時。立豫甫爲之謀曰。歸宜有有珍奇之獻。及反。獻祖母綠寶石嵌金鋼鑽鐲于太后。獻紅寶不嵌金鋼鑽鐲于皇上。祖母綠以重價購於法宮。舊皇室御用物也。紅寶石爲法匠偽製。光彩奪真。先獻上。上諭令並獻太后。由立豫甫介總管李聯英以進。蒙恩賞飯。惟豫甫覺其偽。常謂人曰。樵野竟於上前魚目混珠。可謂一身是膽。

小說

長篇小說 長安新夢記 (續) (版權保留) (請勿轉載)

天 白

第二回

逢姑惡傷心 驚嫂悍絕意綺羅香

却說上回阿青嘴裏頭所喊的大姑小姐。就是蕭太守的嫡親胞姊。這位大姑小姐。誕生時候。她的母親狀元夫人。也曾得了一個異兆。據說是在新正月裏。有一天。狀元夫人到同鄉崔太僕夫

人家裏去吃年酒。本來是懷着胎已臨了月。不便出門。因爲崔夫人平日常常見面。情誼十分融洽。而且宅子住在間壁。不消坐車。便由丫頭老媽子簇扶着走了過去。坐了一會。還沒有終席。便回來了。覺得身子十分困倦。換了衣服。便向床上躺下。剛朦朧時。崔家一個老媽子走進來。手裏頭捧着一盆水仙花。遞與狀元夫人道。我家太太說。這是剛纔來了一位南邊親戚帶來的。請太太留着玩罷。狀元夫人伸手去接時。未曾接着。那水仙花連盆丟在地上。豁瑯一聲。盆子打了粉碎。狀元夫人吃了一驚。看時。原來是一場夢。但是可怪。那床旁邊一個嵌螺鈿填漆的小方几上。本來擺着一個陽羨紫泥盆。放着桃源五色小石子。大半盆清水。裏面盈盈欲放的水仙花。已跌在猩紅地毯上面。花朵已壞了。幸喜盆子還沒有碎。只見她平日最愛的一隻雪白大狸貓。正衝開紅氈簾子跑出去了。狀元夫人回思夢境更覺一驚。這一驚不打緊。肚子裏斗的一陣緊痛。便喚人時。這時房外坐的老奶奶丫頭們聽着房內響動。已走進來了。便趕着去喚老娘。剛進門時。小孩子已墮了地。是個女孩。蕭狀元因爲初得掌珠。倒很十分歡喜。他夫人告訴他那個夢兆。蕭狀元却不介意那夢兆的好壞。便給那女兒。取那水仙做個乳名。她到了四五歲的時候。便長得體態盈盈。十分苗條的可愛。蕭狀元夫婦。便親自教她讀書認字。替她取個學名。叫做儂蘭。這儂蘭原來也是水仙的別名。她母親生她的时候。一個小小夢兆。更自此留爲紀念了。後來蕭狀元放了外任。儂蘭隨侍在使署裏面。她父親家頗餘閑。仍舊教她念書寫字。不知不覺的儂蘭已到了十四五歲。不但長得綽約輕盈。真個是玉體神花模樣。而且非常聰慧。受她的父親的一番庭訓。已成了一位不慚進士。就是她一筆簪花小楷。看見的都誇道是松雪復生。可是無論古今中外的聰明絕世佳人。往往結果終身。都給人說是

紅顏薄命。儂爾當然不能逃出這個例外了。(未完)

雪夜人影(續前期)

谷月

「羅庭，你現在不去守監牢，跑到此地來幹什麼事，這人犯了什麼法，你敢將他綁起來鎗斃。」一個老軍人從老遠的跑來大喊著。

「不好了，老東西又來了，便宜了這小子，走罷。」羅庭說着帶了他一羣狗黨一陣風似的跑走了。老凱微走到狄可夫面前將他的繩子解下，同他走在樹林旁邊細細的談，凱微對於這件事極其抱歉，他們並肩的走出這寒煙鎖合的樹林，向着監牢走去。不多時到了這木屋的所在，凱微交了一把手鎗給狄可夫自己也拿了一把手鎗，很輕捷的向裏走去，他們走進了那女人住的房屋，將她帶了出來。很快的走到那屋子後面，越過了一條羊腸小徑，來到一條堅凝似玉的冰河，再向南走了十幾里，到了一個地方共有三間木房，陳設雖然不好，却也十分清潔，白板雙扉臨着一曲凍合的寒溪，四圍虬枝椰幹的大樹夾着溪將她團團圍住，林子外邊很不容易看出裏面有三間屋子，老凱微將他們帶到此地，教他們暫等一會子，他去去就來，老凱微走出樹圍，一口氣奔到總機關，恰巧總目出去了，要等到後天才回來，他在辦事室等了一會功夫，走出來預備回到木屋去。可是他走到路上。遇到了那最可惡的羅庭帶領了幾十個人，很匆忙的跑過去他大喊了一聲「羅庭，你到那裏去。」羅庭說「老凱微，不好了，女犯綠麗茵跑掉了。」「哼，你快活去罷。在外面忙着殺人，忘記了你自己的職務，總目回來，你等死罷。」老凱微不介意的答着他。「老先生，你老素來慷慨，急公好義，愈幫幫忙罷，總目回來，就說我

生病。」羅庭要哭了哀鳴乞憐似的說着。「哈哈，這不是笑話嗎。總目曉得了，我的老命也要送在你手裏呢。」老凱微有心同羅庭為難，笑着說。「再會，羅庭，祝你拿獲逃獲。」老先生含笑走了。

總目回來了，因為事件太多，一時不及管到這些小事，可是羅庭每天總是在抖着。好了，定堡守城將摩亞奉了惡劣山大的命令，來勦滅這將來為皇室大患的虛無黨。羅庭快活死了。總目下令，老凱微為先鋒，帶領五百精壯的黨軍，前往拒敵。務必抵死相拚使後方得以充分的佈防。才可以退，老凱微領兵前去到第一排樹林下令全數伏在林子裏面，摩亞的馬隊，已是乘着天氣比較融和的時候，猛衝進來，幸而老凱微躲在樹林裏邊，不斷的施放暗伏的槍砲，使他馬隊不敢前進，却從側面抄來，過了不久，第一路黨軍已經差不多要被包圍了，只是那一帶地方每年沒得兩個月有水，摩亞知道久持非計，很是焦急有三天晚上，摩亞在後營外面朝著天際的密密形雲發呆。籌思迅速破敵的計劃，忽然西北風大起，摩亞腦筋一轉，生了一計，連忙傳令教兵士預備火酒，火種，拼命的衝過去擲到林子裏去，老凱微帶領他五百名兵依舊的靜伏着在裏面施放暗槍。「哼，今番老賊要死在我手裏了。」摩亞在營前冷笑着。「放鎗。」摩亞發命令了。「自己的兵也在前面，等他們伏着罷」他身旁一個少將說，「那還管他，放，放。」鎗彈着了火酒，火種，頓時起火，風助火勢，火趁風威，雜拉拉林子四週都起了大火。老凱微在林子裏，夢也沒想到有這麼一着，他們嚇得魂不附體，帶領了兵隊，突火而出，後面摩亞追到，馬隊衝了過來，老凱微的兵死了好多，自己也受了重傷，一直逃了好幾十里，可是摩亞還是追個不休，他們這好又避入一個林子裏去，摩亞不敢追進去，就駐紮在林子外面，教人

回去取火藥。靡亞正在計算破總機關的方針，忽然西北城聲大起。虛無黨的援兵到了，大家混戰了一場，靡亞怕中敵人的埋伏，連忙退了回去。這陣援兵將老凱撤救了回到木屋外邊，他躺在一片衰草上面已是要死了。「老將軍，這次全靠大力，不然虛無黨已經完了。」總目俯着身子朝着老凱誇獎他，「總目，我要死了，我看不見虛無黨的成功了。我想我們是志在復皇室酬待我們的大仇，其實俄國的人，大多數都受了他們的虐待，我覺得我們從前對待平民也不免有些殘酷。將來請總目務要同百姓切實合作，不可以離開民衆去做專制的暴徒。我有個朋友叫狄可夫，現在住在我們第九十六樹林的木屋裏。他很可以擔當大事，是義士歌毒的兒子……」他說到此地，停了片晌說，「還有好多話要講，可是我累了不能多說了。羅庭的事，請你問狄可夫罷。」（未完）

藝林

贈鶴亭同年

拔可

君如謝公官永嘉。斤竹湖外行未徧。又如坡翁誓江水。買田終悔求陽羨。風流出處肯相讓。擬古懷人一手擅。爾來二帝倦遊。笑訪匡君識真面。龍鍾不分臥邱樊。坐閱揚塵海三變。人材章甫雜文身。風味回甘思鎖院。寒籬便認日五色。老眼能譯書鴛薦。豈真伯樂不常有。周亂亦廟邦之媛。吾儕故技賤塵土。多子得士傳筆硯。寧故繩繩水繪園。壽酒千觴桃李宴。請看林下拜宗師。定有金花頭上顛。

聞朱彊邨先生渴葬霍必蘭路公墓欲往

醉之以阻兵未果

子言

霍蘭路畔有新墳。寒食清明羽騎紛。欲蕪心香薦花席。（廣州有花席簾豆籩皆以花爲之價極廉猶有古意）斯人梅菊與同羣。

雪後盧天白招飲

範九

海市雜腥羶。中著君與我。乃自得靜機。妙語掃塵襟。我輩貧賤交。積義勝富野。春風酒家樓。曾共數花朵。（初晤君一品香席上）接席忽三年。世劫閱掀簸。備食全吾天。此計未爲左。寒夜獨相要。深杯慰寂坐。肴馔不須多。味永出蔬果。對君貌嶢嶢。惜君才磊磊。彌天欲何施。萬緒空瑣瑣。內熱思飲冰。寧復假爐火。憂國奮短筆。丈尺各擔荷。排日爲商歌。語君君其可。

滬居

範九

樓居非貨廩。不學梁伯鸞。高節是何物。儲書救飢寒。屋角有高台。稱我意突兀。每於岑寂夜。一樽此待月。自然功德水。閑引魚龜戲。莫惜銅盆小。具有江湖意。小庭強作計。分種故園花。歸棹知何日。花時便憶家。滬俗少往還。比隣若胡越。頗聞有蠅虫。一身自相齟。

月夜過什刹海聞蛙

石芙

蛙聲開開沈沈夜。遍踏京華十丈塵。步健祇因衣換俗。眼明喜見月如銀。晚潮漲海魚吹浪。弱柳含煙鳥避人。笑爾喧喧綠底事。深宵獨自惜餘春。

壽劬直六十

範九

子雲筆扎動江淮。磨有清名慰老懷。沈浸紛華身不與。搗持憂患世難排。一時感否歸醇雅。百輩低昂付雜俳。靜室楞嚴深自悅。儘分妙味餉吾儕。

雜感

寄塵

不矜才調不憂貧。顛沛隨緣寄此身。夢想康乾舊風月。滿朝經濟半詩人。

欲覓真吾易故吾。天心存養費工夫。芥舟也飽堂坳趣。塵世何人不總姑。

泊泊塵緣任往還。風和雨霽寸心閑。會當曳杖看雲起。化作西冷陸講山。

浣溪沙

宜閣

載得腰盆勝似舟。碧琉璃滑趁風浮。誰將明鏡掛眉樓。劃破錦鱗千底事。驚殘蛙鼓一時休。賓朋歡笑足風流。

桐江歸舟

一曲桐江一曲秋。孤篷一掠似輕鷗。一山過去一山浮。岩樹染霜如報喜。林嵐縹日只添愁。去年今日在杭州。

探春慢

春痕

羊城黃花別館小集

車碾風輕。衫欺雨驟。人與蠻春俱老。柳舞金堤。葉迷官塢。贏得心情繚繞。鳩喚新晴早。且信步亭臺嬌小。廿年前事魂銷。興亡能話多少。清酒一壺細倒。任淺醉竹西。歌吹難曉。密語檢

君。愁吟絆我。共羨丹青雙妙。(松年夫婦工繪事是日偕行)流落征南稿。賸意氣如龍天矯。滿目鶻花。猩紅啼血誰弔。(黃花岡上多植杜鵑)

卜算子

春痕

芳村待渡

春水碧如油。春氣濃于酒。細雨濃愁織恨時。誰把遊絲扣。渡口怨無歸。舊事難回首。擬向東皇訴此身。早晚腰肢瘦。

輓合肥三河潘貞女七絕二首 養園

和雨桃花泣墓門。養親不在慨鷓豚。難尋醫藥空割股。爲報劬勞爲報恩。

斂雲鏡月易銷磨。廿二年華感逝波。賸有錦囊佳句在。傳衣得自外家多。

九原回首裂肝腸。兄妹平分淚幾行。歷線怕牽慈母恨。生前不着嫁衣裳。

法苑珍聞

秦利訪經記

觀心

朱子橋將軍。上歲赴陝放振。於西安開元古寺。見南宋碩砂版藏經。大喜。即屬如泉僧範成往訪。成徧求陝中有名之寺。盡稽徵補。竟得經六千一百卷。僅缺二三百卷耳。刊字精雅。誤植甚稀。乃倡募資影印焉。成在陝頗歷危險。有非南人所堪者。陝地高亢。得水極不易。大城市中。僅掘一井。深數十丈。爭伺挽

汲。日飲不潔。且不能如量。泔沐更竭厥矣。食品以麵爲常。麵實黑劣。食時撮少許墮下之。欲求見青菜一葉。亦不可得。其生活如此。成開華州盤龍山潛龍寺有藏經。與楊叔吉醫士遊往。及至寺。空無一僧。翻閱竟日。無一物果腹。乃擊取冰塊。含口中融嚼。又在藍田縣望舜山竹林寺查經。寺前峭嶺深澗。架橫橋渡人。歸時

。忽山上落石碎其橋。成與其伴不得渡。久之見對澗來一人。亟各解帶。聯結數丈。獨與一端。乞執繫石上。諸人以兩手緣帶而過。此



查永樂藏經至第四日。從事者六人。皆聞異香自經筵中出。芬郁滿室。許久不散。此殆我佛顯示瑞異。一以嘉慰助求之功。一以護成印行之因緣哉。成返滬時。面容憔悴。不問而知此役之疲勞矣。而據其所述。則津津有樂趣。絕不以爲苦。其心力之卓犖。誠可謂難能也。

皆今年二月間事。

昔讀西域記。以爲玄奘師之屢險。或不無盛陳其詞。今以成行國中之艱困推之。則殊方異俗。甯復可想象哉。然其在藍田水陸卷

中學生刊物欄

伊和他

盧成春

可愛的太陽。和宇宙接了一個最後的吻。慢慢的和大地分別了。那強烈的光。變成弱小的金黃色。一羣羣的鳥鴉。走入了歸程。美麗的晚霞。佈滿在廣大的碧空中。伊的眼睛。呆看着窗外這樣的晚景。毫無欣賞的意思。那豐滿渾圓的臉上。滿堆着憂愁的面容。坐在床的旁邊。一隻手放在他的身上。他的眼睛是閉着的。忽然他翻了一個轉身。『媽』。口中喊了出來。睜大了他的眼睛。望着伊。伊聽了這一聲。不知什麼道理。頭很敏捷的轉了過來。接住了他的眼光。看了他那通紅的小臉。心中說不出的痛苦。拿緊了他的手。用伊的臉貼近了他的小臉。『做什麼。茶嗎。是不是要喝茶啦。』見他的眼睛一動也不動的看看自己。說。『不。媽。我不要。』搖搖他的小頭說。

太陽不知到那裏去了。天空黑暗起來了。壁上的鐘聲。的達。的達。……的飛奔着。八點。九點。十點。……已是十二點鐘了。大地的一切。都入了睡鄉。圓圓的月。從窗中照入。他的臉沒有了平常的笑容。

伊伏在他的身上。睡着了。月的光照在伊的面上。可以看到伊的心中。不知怎樣的痛苦。

他有時醒了。看伊伏在他的身上。口中好像要喊出什麼來。但是好像不忍似的收住了。盡量的睜開了眼看着伊。

二一，四，二一晚作。

脫險記

——風——

在一個很沉靜的夜裏。人們正在追尋好夢的時候。忽然被一種恐怖的聲音驚醒。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拍……拍……拍的不停的聲音刺進我的耳鼓。我已明白了。日間的謠言。已成事實了。

接着父親在前面房間裏喊。『蘭兒。鳳兒。你們快點起來。事情已經變動了。』我同蘭姊慌忙把衣服穿好。走下床來。那時春弟還沒醒。母親急忙去叫他。可是他睡得很熟。叫了好多聲。他還動也不動。母親急得把他拖起來。他還沒有睜開眼。嘴裏咕咕咕在說夢話。後來才慢慢的把他拉醒。

將從暖和被窩內爬起來的我們。又受了意外的驚嚇。都是牙齒碰牙齒。咯……咯……咯的響着。身體發抖的抖過不停。父親叫傭人把被褥鋪在樓下地板上。叫我們三人趕快睡下去。我那時候也不要睡了。瞌睡也不知嚇到那裏去了。心房只是忐忑的跳過不停。等到鎗聲稀一點。心裏就好像輕鬆一些。等到鎗聲密了。心裏就好像要碎裂一般的難過。父親表面上堆滿着憂愁。母親的臉灰白。都朝我們望着。大概都在擔憂我們這些小孩子呢。

這時候鎗聲仍是繼續不停。不時還夾着轟……的聲。更使人心慌意亂了。

到了四點鐘的時候。電燈光忽然熄滅了。母親把洋蠟燭燒燃。慘淡的燭光佈滿在這恐怖的室內。更顯得淒涼可悲。

一會兒。嗡嗡的飛機聲。從遠漸近。在黑沉沉的天空中。也分不出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只是懷疑着。飛了一刻兒。從飛機上射下一種很明亮的光。差不多比探海燈還要亮。照在我們的窗欄上。連雕刻的花紋。都看得清清楚楚。父親很驚異的道。『這一定是日本人的飛機。無疑了。中國決沒有這樣光亮的燈。』于

是我們更加恐慌了。

自從四點鐘起。一直飛到天曉。以先只不過三四隻。後來逐漸增加。從我們屋頂上來來往往。並且「轟」的聲音比昨夜密了。我們還以為是炮聲。後來還是鄰居對我們說。『飛機已在擲炸彈了。你們還不逃嗎。難道等死不成。』我們聽了這種話。才明白昨夜和今晨的「轟」的聲音。是擲炸彈的聲音。倘若在昨夜。我們知道了。那是更加要嚇了。如果擲一個炸彈在我們屋上。那只好束手待斃了。不覺替昨夜膽寒。

馬路土的人們。都是挾了包裹。東逃西竄。無一定的目的地。問起來都說。『租界跑不通。只好往鄉下跑。』可是我們又是異鄉人。此地的鄉下路途。我們都不認識。往那裏逃呢。

過一刻。又是一炸彈。擲在我們街當後面。可是這個炸彈很近。我們的房子也被震動了。母親急得把我們拖到地上坐下。可是那又有什麼用處。只不過在無法設想的時候。這樣做作罷了。

所有未走的同居。都在街當裏商量尋找出路。我也走出去聽他們談話。看他們的面部。都是驚慌失色的提心吊膽的立着。恐怕飛機擲炸彈。大家都呼着「聽天由命」的口調。很失望的朝天空中望着。」(未完)

學圃

習靜軒筆記(摘錄)

上卷

天 渾

文化之興。原於史卜。殷墟發藏。甲骨文代興。今人詫為未見。考之於古。略有可徵焉。

漢書藝文志。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著本二十八卷。漢時其書甚多。闕名龜經。胡氏卜法詳本嘗引之。言灼龜之兆。名目五十二。以五行十干占之。雖出後人。仍傳古制。蓋前代之遺也。

漢書文帝紀。其兆得大橫云。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王莽傳。卜筮皆曰北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註。張寔曰。金玉則水相。是卜法亦以五行生克爲吉凶。惜其術不傳。卦遇父母得位。卽金錢課六親之法。後漢閻后紀。太后卜兆得壽房。龜卜之術。漢書屢見。諸少孫補史記。龜策傳所述。卽其遺法。祝曰。假之玉靈天子。索隱尊神龜而爲之作號。卽臧武仲居蔡之故智也。

通鑑漢武帝紀。參以善龜。注引孔穎達曰。劉向云。善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善百年而神。說文善蒿屬生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八。大夫五尺。士三尺。陸機草木疏云。似額蒼青色科生。白虎通稱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善陽也。故其數奇。晉卜納襄王。得黃帝阪泉之兆。又筮得大有之睽。哀九年。伐宋。亦卜而後筮。卜筮常互言之。善龜神靈相似。傳云。善短龜長。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言之耳。實無優劣也。

京氏易傳。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宮。下卷首論聖人作易。撰著布卦。次論納甲法。次論二十四氣候配卦與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子等爻。後來錢卜。實出於此。世傳火珠林。卽其遺法。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圻。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世風日趨便捷。於此可證。唐張鷟耳目記。五明道士爲王庭湊卜。卦成而三錢並舞。則其道行之久矣。

儲冰祛疑說近世以錢擲爻以錢之有字者爲陰。無字者爲陽。

故兩字爲拆。二畫也。兩背爲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爲錢之有字者爲面。無字者爲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舊說而用之。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爲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爲陰。一以爲陽。未知孰是。云云。按朱子之論。雖亦有理。而今不行。

又曰。以本爲三彈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各刻二畫。呵而擲之。皆二則成九。老陽數也。皆一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云云。按此說簡而有理。較勝用錢。德清俞氏茶香室叢鈔頗稱之。

明祝允明野記。姚廣孝始見文皇。上問能卜乎。曰。會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有。卽開襟。有太平錢五文。解奉於上。上視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擲訖。語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按觀音課。今未知何術。用錢五文。則非古占法也。

金石與政治之關係(續)

默 厂

左氏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遷建明德。以濟屏周。教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夏后之璜。官司彝器。分康叔以大呂。分康叔以沽洗。楚以不得分器。且引爲憾。至欲求鼎以爲分。

左氏傳。昭公十二年。楚子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彼。王孫牟。雙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

則又與後世丹書鐵券。帶礪河山者。殆相彷彿也。而諸侯亦有獻器之禮。

左氏傳。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

既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壹。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饋。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饋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觀饗撫王室一語。足知天子賜分器。諸侯固視爲莫大之榮。而諸侯獻宗器。天子亦視爲莫大之典也。此外考工記有嘉量之銘。其辭曰。時文思索。允鑒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推其意亦以使四方做象。蓋同律度量衡之政。已開秦權新量之先例。故上古之金石。與政治相輔而行。治歷明時。饒國經野。典章法制。凡古今大訓大政。所以馭民之要素。莫不括於其中。故於政治極有關係。此周人所以置職金之官。而特掌其事者也。

釋王

燕詒

說文解字。王下云。天下所歸往也。引孔子一貫三爲王之言爲證。是不然。按古文王作𠄎。此可知王字非金二一而成。龜卜鐘鼎之王亦不作王。祖子鼎作𠄎。孟鼎作𠄎。格仲尊作𠄎。趙鼎作王。非若小篆之從二從一。吳中丞釋爲古火字。考火字龜卜作爲山。與王下之作𠄎相似。或疑龜卜文火字乃山。非如王下之𠄎。不可爲證。不知龜卜之王作𠄎。與山字雖稍有曲直。鐘鼎文王下之𠄎。與山字。一下填實。一下匡郭之別耳。若依說文一貫三之言。則如去六去平五字。將何解哉。且龜卜文或徑作𠄎。王徵君謂亦王字。蓋王字本爲地中出火形。故下作𠄎形。上之二。吳中丞謂二字。云從二。余意不然。二乃象火穿地而出之形。二者地面也。故卜辭有作𠄎者。亦有作𠄎者。是二

畫乃代表地形。可增可減。無一定之筆畫。作三畫者有之。如去是也。作二畫者有之。如大是也。作一畫者有之。如太是也。不加畫者有之。如上是也。均可證二畫之非二字矣。或又疑皇字有從土者。以爲王亦從土。亦非也。土龜卜文作𠄎。鐘鼎文孟鼎作𠄎。散盤作𠄎。鬲土敦作𠄎。大保敦作𠄎。與王之下作𠄎相異。羅雪堂先生言土非土地字。卽王也。可知皇字之下非從土也。或又疑。王古文作𠄎等形。待許君著說文時。因孔子一貫三爲王之言。而改爲王。是亦不然。孔子之言。無明文可徵。或出於後人假託。而許君之著說文。只解字。而無改易之權。且說文下亦云。𠄎古文王。何能再引一貫三爲王之言哉。觀於先儒所論。復證之以龜卜鐘鼎。則王非一貫三之意。而實爲火出地形之象。無疑意矣。

商周文字互異之商權

燕詒

龜卜鐘鼎。一商一周。二代相承。且周先爲商臣。其文字必同矣。然恆有異者。如少龜卜文作𠄎。鐘鼎文作𠄎。以余意度之。蓋一州有一州之風俗文字。殷周異地。其文字故異。商雖爲天下王。但風俗文字。沿襲既久。所謂不能盡革也。殷有殷之字。周有周之字。形絕不同。據此可證矣。或云。余永梁。著易卦交辭的時代及其作者。中一段題爲商周兩民族文化關係。有曰。商周非一民族。而竟同文字。則必係周民族本無文字。後與商文化接觸而用商的文字了。又曰。周承受商的文化制度。似無更大的疑義。是周固無文字也。余按不然。文字與人俱生。至殷周時已徧於中國。今以數端證之。商時文字。既已流行。周爲西方諸侯之長。斷無無文字之理。一也。刑法制度。必刻於竹木。以類誥人民。使無文字。安能立政。二也。文王推衍八卦。爲六十

四卦。作爻辭。焉得無文字乎。三也。綜上三端觀之。周實有其一代文。字與殷異者。如上所述少字。又有貞字。龜卜作因因因。鐘鼎作貞。亦有同者。如單字。龜卜作𠄎。鐘鼎作𠄎。行字。龜卜文作𠄎。鐘鼎文作𠄎。亦有增損者。如祿字。龜卜文作𠄎。鐘鼎文作𠄎。歸字。龜卜文作𠄎。鐘鼎文作𠄎。或革或同。或增或損。與殷判然相別。何謂周無文字哉。且得天下。必改制度。周既克殷。爲天下王。必行其所有制度。故字與商異。而恐殷民不識。於是可改者改之。否則同之。其餘則增損以殊其形。此殷周不同之故也。謂殷周文字不沿襲。則可。若謂周無文字。未免武斷。夫考求往古。所以示後人也。如不深研其事。只圖標新立異。而不顧後人之迷惑。遺害乃至無窮。余不憚喋喋辯正其說而求其實者。亦恐後人誤於余君之論。遂以爲周無文字也。聖殷周文字所以異之故。余已詳說於上矣。

譯叢

戰之賜

天 白

(旁觀者之論調，風涼話歎，諷辭歌，譯者註)

近聞中日兩軍。各於其防線後方。汲汲進行汽車道之修築。據云中國軍隊。從事於此項工作。以圖後方交通之利便者。爲數在千人以上。日本軍隊亦秘密計劃。急起直追。謀瀾河與前方道路之聯絡。尙有其他道路。在滬甯鐵道與蘇州河之間者。亦正在興築中。說者希望此康莊八達之道路。雖因軍事而興修。而其施實實用。在日軍撤退和平恢復之後也。

此次戰事發生。吾人始知上海鄰近區域已不乏華人鑿成之道路。蓋未戰以前。外人游歷上海沿海後部從事視察者少。今則本市之西北隅。爲日軍封閉。欲涉覽其境者。幸獲通行證。許爲本市外之汽車游行。則可得饒有興味之發現。一旦和平再睹。此中日雙方軍隊築竣之新途。益可供村野間之尋幽探遠矣。

近數年來。中國對於道路上之設施。已有驚人之紀錄。雖其軍事動作之要圖鮮有實現。而戰事結束以後。其道路興築之留遺。和平工作實受其賜焉。故吾人欣然稱之曰「戰之賜」。

新西諧

天 白

(一)

「儂不歡喜這種鞋子」一位女主顧說。「牠的底子太厚了」

「就是那一樁妨礙」書記問。

「是的」然則「馬丹假若你把這鞋子買去穿我敢說你所以爲妨礙便漸漸的銷去了」

(二)

債主。「汝預備清理汝之帳目麼」欠債人。「現在尙未」

債主。「假使汝不。我將告訴汝之一切債主汝已經還清我的款子了」

(三)

先生。「金梅。我們何以把英文喚做母國語」

金梅。「因爲父親從來不用牠」

(四)

店主東。「這位是班克司船主他新從北極地方旅行回來的」

客人。「噢來近火旁你必定冷」

(五)

妻。「你能快快上來麼我特特一定要出去出我的新皮褂子風頭」
哈比。「等一會我單單一定要剪去我的袖口鬚子」

(六)

一位太太。「我敢說你不是昨天我給二角半錢去買食物的人麼」
乞丐。「太太。爲何。你自己說的自我有些食物以後已另是一個人了」

讀者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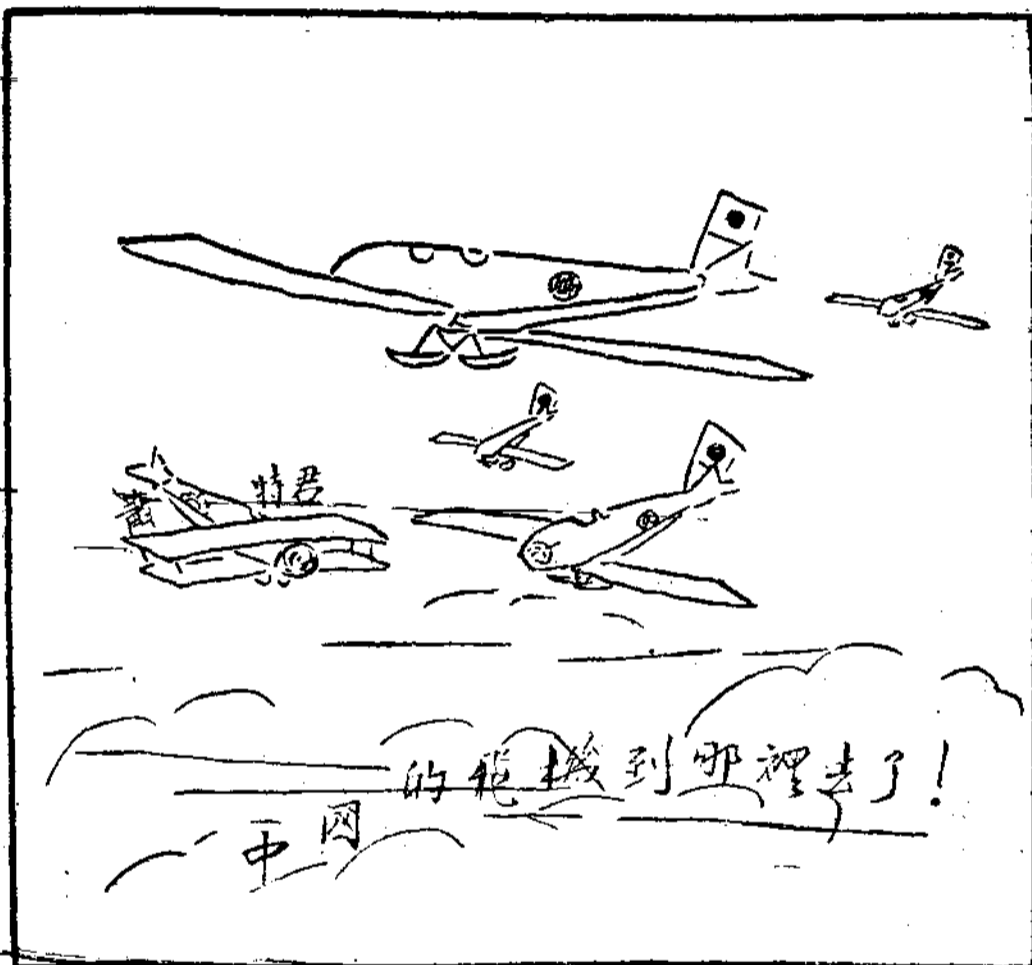
節育問題

汪迪民作

黑帝扶着了那氣候之輪。又循環地繞轉過來了。

在一個奇寒的深夜。彤雲是重重的密佈着。北風是呼呼的怒號着。因爲是天冷。人們都早已鑽進了被窩。到黑甜鄉尋他們各人底好夢去了。這時的天際。星月全無。地黑天暈。除了風聲和偶然有一二聲單調的寒鴉悲啼之外。真是萬籟俱寂。大地上的一切。靜得好似死了去的一般。

「嗚嗚嗚。媽。嗚嗚嗚。」
一陣孩子的哭聲。從一所小屋裏傳出來。衝破了這靜寂的空



氣。

「乖乖。快不要哭。媽在這裏。媽給奶你吃。」

接着便是母親的呵騙聲。又嗚嗚的唱了一個催眠歌。隔了半響。好不容易才把孩子的哭聲騙住。但是還不滿一刻鐘。那阿六忽又醒了。在喊着要撒尿了。

「媽。我要喝茶。」阿五不知怎的也醒了。

母親聽了。恐怕阿六的尿要撒在床上。沒奈何。只好硬着頭皮。揉着倦眼。從熱被封裏爬起身來。耐着冷。索索的抖個不住。起來和阿六把尿。又替阿五傾了一小半杯茶給他喝。然後她再爬上牀去睡。

但是被窩經了這歷一動鬆之後。孩子的父親也被驚醒了。等到再行入夢的時候。時鐘的長短針恰已成了一個直角。原來已是三點鐘了。

可是睡着還不到一個時辰。阿四忽又嗚嗚的大哭起來了。原

來是他的小手。被他的父親壓痛了。同時阿五阿六也都被他哭醒

了。

夫妻兩個。軟騙硬壓。啊了這個。又嗚那個。一霎時鬧得沒

惶鬼叫。把這幾個孩子騙住哭。真是好不容易。又是叫他不要哭。他偏是哭得還要響些。後來直等到他們哭得聲嘶力竭。再也哭不動了。纔自己睡着。但是這時東方的天際。已現了魚肚色。窗上也半明半暗的照着曙光。時候已經快要天亮了。

夫妻兩個。差不多弄得一宵沒有好睡。身體已是疲乏到了極度了。不一回。到也就酣然入夢去了。他——孩子的父親——也就在這時做了一個甜蜜的美夢。他彷彿夢到了十二年前。他和他戀愛成熟而宣告結婚的時候。她那雪也似的白嫩的面龐。襯白色的紗兜。苗條的身裁。嬌豔美麗得真像天上安琪兒一樣。他還夢到他和她手拉着手兒。閑步公園。肩並着肩兒。同看電影。他還夢到她剛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賀客盈門。衆人臉上。都浮着一種豔羨的。妒嫉的神態。和他倆道賀。他倆抱了那牙牙學語的愛情結晶品。喜孜孜的含笑而睨視着。還有……

「飛。飛。飛。飛。飛。飛。這個樣子飛。」

「小麻雀呀。咪呀。……」

「高高的雲兒……」

一陣鼓噪。又把他的靈魂從黑甜鄉裏喚了回來。原來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了。小孩子們也和雀兒出窠一般。一齊在牀上唱起歌來了。他被他們噪醒了。但是也無可奈何。祇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他向他的妻子看了一眼。見她正還在呼呼的打瞌呢。

他看見她面黃肌瘦。松毛也似的長頭髮。披了一臉。高高的額骨。襯得一雙眼更加陷落得深深的。簡直像個母夜叉。看了叫人可怕。他看到了這樣。便不覺又幻起了方纔夢到的當時的她。那時是何等珠圓玉潤。柔情如水。一切的嬌豔風韻。現在不知都往那裏去了。這都是爲了這些小孩子生得太多的緣故啊。

他一天到晚的忙碌着。手也不停。脚也不停。照顧他們。叫喊他們。還要洗衣服。做鞋子。弄得茶飯無心。照這樣子。當然由不得要瘦了。老了。(未完)

寫給一個從前的戀人

F. L.

知友H：

我在猜想當你收到這信時一定很詫異我用這名字稱呼你。但是我除了用這稱呼稱你外再也找不到更適當的稱來代替。

是的。你是我戀人。至少。從前是我的戀人——是我唯一的戀人。回想從前。啊。我好像夢醉在我的懷裏。甜蜜的夢影。醉的幻境。一幕一幕彷彿依舊在我眼簾前開映。這不是悲劇。但也不是喜劇。這不過一幕平凡凡的迷醉般的一段故事罷了。

「F。你想我此後稱你怎樣好。我覺得稱你Darling太平凡了。因爲你現在的情境。比Darling不更進一步嗎。」你可記得那一天星期六晚上你假在我身邊這樣地問我。

「H。你要我稱你甚麼呢。」

你那時不希防我平淡地反問你。所以努了嘴好像要噴我似的。

「Darling。我想看了。讀我一個一個字地捧給你聽吧。」

你彷彿像隻小貓偎倚在主人身傍似地伺侯着我。

「你是我最親愛的。小因。」

了。

「不。誰要你這樣地稱呼我。」你好像又要在我面前發脾氣了。

「那末。你是我的W……I……」

「夠了。我不許你再說了。」你把你的臉貼住我的嘴。

那時我們有個甜蜜的長吻。

「F。我彷彿已不屬於這世界了。」

「是的。你在我懷裏啊……」
H。我再也不願這樣地想下去了。因為我越想下去。越使我失望。

汽笛鳴的一聲。他彷彿在催着我快些離開這污俗繁華底上海。那時我只看見一個個人頭在我眼前煽動着。我自己的眼光。好像失了知覺似地呆注着層出無窮從煙突中噴出來的黑煙。

「F。盼望你有順利的旅途。」
要不是L朝我這樣說。我真好像自己立在無人之境。他這一句。提醒了我。立着的船已震動得利害。漸漸地已離開我的故鄉了。

「再會。」
「再會。一帆風順。」
好像在岸上還有人同我這樣地招呼。我也不自覺地把身邊的手帕向他們揮着。可是腦海中却又像思慮似地自問着。

怎麼且不來啊。她要不是在惱我的遠別嗎。
忽然。我又像恢復了些知覺似地自己回答自己。
不。她不是在T城嗎。你可盼望她這樣遠地趕到上海來送你行嗎。

★ ★ ★ ★ ★
F。你將來可會不愛我嗎。我心裏一直這樣地在思慮。待老了。F不知要怎麼地待我。

你朝着我似笑非笑地逗着我這樣地問。
「H。只要我們都在這世間。我不會不愛你地。」
我挽了你的手在蘇堤才走着。
「你可盼望明年春季再像今年般地到西湖來玩嗎。」你彷彿很傲然似地對我這樣說。

上海中國實業銀行廣告

本行收足資本三百五十萬零柒千四百元公積金八十二萬八千餘元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營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並附設水庫水火保險行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總管理處 上海博物院路三號
上海分行 北京路博物院路角
電話 一八七二五——一八七二九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 三二四七號

「誰能料想到明年或後年。」我的思想彷彿移注到別地方似的這樣回答着。

「F。我認爲我們現在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你覺得對麼。」
「我但盼望這樣地快活能長久地過下去。」
「怎麼不能呢。要是你永久這樣地愛我。」

★ ★ ★ ★ ★
爲了我們間小小的衝突我們不談話不通信足足有二星期。在那一星期六的晚上。我再也忍不住地打電話給你了。
「你是H嗎。」我好像找不出旁的話對你這樣說。
「怎麼不是。我想你再也不會打電話給我了。你現在有了旁的人同你玩了。當然再也用不着我。」

你道的是誰啊。」(未完)
來函請逕寄愛文義路一六九號中和印刷公司轉